

# 儿女英雄传

# 缘起首回摇 开宗明义闲评儿女英雄 引古证今演说人情天理

侠烈英雄本色，温柔儿女家风；两般若说不相同，除是痴人说梦！

儿女无非天性，英雄不外人情；最怜儿女又英雄，才是人中龙凤！

八句提纲道罢，这部评话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种小说，初名《金玉缘》；因所传的是首善京都一桩公案，又名《日下新书》；篇中立旨私言，虽然无当于文，却还一洗秽语淫词，不乖于正，因又名《正法眼藏五十三参》。初非释家言也，后经东海吾了翁重订，题曰：《儿女英雄传评话》。相传是太平盛世一个燕北闲人所作。

据这燕北闲人自己说：他幼年在塾读书，适逢一日先生不在馆里，他读到宰予昼寝一章，偶然有些困倦，便把书丢过一边，也学那圣门高第隐几而卧。才得睡着，便恍惚间出了书房，来到街头，只见憧憧扰扰，眼前换了一番新世界。两旁歧途曲巷中，有无数的车马辐辏，冠盖飞扬，人往人来，十分热闹。当中却有一条无偏无倚的荡平大路。——这条路上，只有一个瘦骨锐头，鬓发根根上指的，在前面挺然直立的走了去。闲人一时正不知自己走那条路好。想要向前面那个问问，苦于自己在他背后，等闲望不着他的面目；就待一步一趋的赶上借问一声，不想他愈走愈远，那条路愈走

愈高，眼前忽然一闪，不见了他，不知不觉竟走到云端里来了。没奈何一个人踽踽凉凉站在云端里，一望才看出云外那座天。原来虽说万变万应，却也只得一纵一横。纵里看去，便是宗动天，日天，月天，水天，火天，金天，木天，土天，二十八宿天，共是九天；横里看去，便是无上天，四人天，忍利天，坚首天，待鬻天，常桥天，福生天，福受天，广来天，大梵天，梵辅天，梵众天，少光天，光音天，无量光天，少净天，偏净天，无量净天，善见天，善现天，无想天，无烦天，无热天，无边空处天，无边识处天，无所有处天，非想天，非非想天，色究竟天，须坎摩天，兜率陀天，乐变化天，还有一座他化自在天，共是三十三天。他到的那个所在，正是他化自在天的天界。

却说这座天，乃是帝释天尊、悦意夫人所掌；掌的是古往今来，忠臣孝子，义夫节妇的后果前因。这日恰遇见天尊同了夫人升殿，那燕北闲人便隐在一个僻静去处，一同瞻仰。只见那天宫现彩，宝殿生云，仙乐悠扬，香烟缭绕。左一行，排一层紫袍银带的仙官；右一行，列几名翠袖霓裳的宫嫔；阶下列着是白旄黄钺，彩节朱幡；金盖，银盖，紫芝盖，映日飞扬；龙旗，风旗，月华旗，随风招展；雕弓羽箭，飞鱼袋画着飞鱼；玉辇金根，驯象官牵着驯象；飞电马，追风马，跨上时电卷风驰；龙骧军，虎贲军，用着他龙拿虎跳；一个个，一层层，都齐臻臻、静悄悄的分列两边。殿上龙案头，设着文房四宝，旁边摆着一个朱红描金架子，梁上插着四面朱红绣旗，旗上分列着“忠孝节义”四个大字。一时仙乐数声，画阁开处，左有金童，右有玉女，手提宝炉，焚着白檀紫绛，引了那帝释天尊、悦意夫人出来。那

天尊头戴攒珠嵌宝冕旒，身穿海晏河青龙袞，足登朱丝履，腰系白玉带；那悦意夫人不消说，自然是日月龙凤袄，山河地理裙了。身后一双日月宫扇，簇拥着出来。那时许多星官神将，早排列在阶下。只听得殿头官喝道：“有事出班早奏，无事卷帘退班。”只见班部丛中，闪出四位金冠朱黻的天官，各各手捧文册一卷，上殿奏道：“今日正有人间‘儿女英雄’一桩公案，该当发落，请旨定夺。”早有殿上宫官接过那文册呈到龙案上，天尊闪目一看，降旨道：“这班儿发落他阎浮人世去，须得先叫他明白了前因后果，才免得怨天尤人。但是天机不可预泄，可将那天人宝镜放在案前，叫他各人一照，然后发落。”值殿官领旨。早有一簇人抬过一座金镶玉琢、凤舞龙蟠的光明宝镜来。宝镜安顿完毕，天尊便把那架上的“忠孝节义”四面旗儿发下来，交付旁边四个值殿官捧到阶前，向空中只一展，但见凭空里就现出许多人来。为首的是个半老的儒者气像，装束得七品京堂样子，同着一个半老婆婆，面上一团的慈祥忠厚。次后便是一个温文儒雅的白面书生，又是两个绝代女子——一个艳如桃李，凜若冰霜；一个裙布钗荆，端庄俏丽。还有一个朱缨花袞的长官；一个赤面白髯的壮士。又是一个淡妆嫠妇，两双中年老年夫妻。还有六七分姿色的青衣侍婢。后面随着许多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蠢的俏的，都俯伏在殿外。天尊发落道：“尔等此番人世，务要认定自己行藏，莫忘本来面目！可抬头向天人宝镜一照者！”众人抬起头来一看，只见那宝镜里，初照是各人的本来面目，又次后便见镜里大放光明，从那片光里，现出许多离合悲欢，荣枯休咎的因缘来。大众看了，也有喜的，也有怒的，也有哀的，也有乐的；这个扬眉

吐气，那个掩目垂头，鼓舞一番，叹息一番。看够多时，只见那宝镜中，金光一闪，结成一片祥云瑞霭，现出“忠孝节义”四个大字。众人看了一齐向上即首，口中齐祝圣寿无疆。那殿头官把旗儿一展，那些人依然凭空而去，愈走愈远，堕入云中，不见踪影。

悦意夫人向天尊道：“今日天尊的这番发落，可谓‘欢喜慈悲’。只是这班忠臣孝子，义夫节妇，虽然各人因果不同，天尊何不大施法力，暗中呵护，使他不离而合，不悲而欢，有荣无枯，有休无咎，也显得天尊的造化，更可以培养无限天和。天尊意下何如？”天尊道：“夫人，你不见那后边的许多人，便都是这班儿牵引的线索，护卫的爪牙。至于他各人到头来的成败，还要看他人世后怎的个造因，才知他没世时怎的个结果。况这气数有个一定，就是天作的，也不过奉着气运而行，又岂能和那气运相扭？你我乐得高坐他化自在天，看这桩‘儿女英雄’公案，霎时好耍子也！”悦意夫人道：“请问天尊：要作到怎的个地步，才算得个儿女英雄？”

天尊道：“这‘儿女英雄’四个字，如今世上人，大半把他看成两种人，两桩事，误把些使用气力好勇斗狠的认作英雄，又把些调脂弄粉断袖余桃的，认作儿女。所以一开口便是某某英雄志短，儿女情长；某某儿女情薄，英雄气壮。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，才成就得儿女心肠；有了儿女真情，才作得出英雄事业！譬如世上的人，立志要作个忠臣，这就是个英雄心；忠臣断无不爱君的，爱君这便是个儿女心。立志要作个孝子，这就是个英雄心；孝子断无不爱亲的，爱亲这便是个儿女心。至于‘节义’两个字，从君亲

推到兄弟夫妇朋友的相处，同此一心，理无二致！必是先有了这个心，才有古往今来的无数忠臣烈士的文死谏，武死战；才有大舜的完廩浚井；才有泰伯、仲雍的逃至荆蛮；才有郊祁弟兄的问答；才有冀缺夫妻的相敬；才有汉光武、严子陵的忘形。这纯是一团天理人情，没有一毫矫揉造作。浅言之，不过英雄儿女常谈；细按去，便是大圣大贤身分。但是要作到这个地步，却也颇不容易。只我从开辟以来，掌了这座天关，纵横九万里，上下五千年，求其儿女英雄，英雄儿女，一身兼备的，也只见得两个：一个是上古女蜗氏，只因她一时感动了一点儿女心，不忍见那青天缺陷，人面的不同，炼成三百六十五块半五色石，补好了青天，便完成了浩劫，一十二万九千六百年的覆载；拈了一撮黄土，端正了人面，便画一个寅会至酉会，八万六千四百年的人形，从儿女里作出这番英雄事业来，所以世人才号她作神媒。一个是掌释教的释迦牟尼佛，只因他一时奋起一片英雄心，不许波斯匿国那些婆罗门外道扰害众生，妄干国事，自己割舍了储君的尊严富贵，立地削发出家，明心见性，修成个无声无色，无臭无味，无触无法的不坏金身，任那些外道邪魔，惹不动他一毫的烦恼忧思恐怖，把那些外道普化得皈依正道，波斯匿国国王才落得个国治身尊，波斯匿国众生才落得个安居乐业。到后来父母同升佛果，元配得证法华，善侣都转法轮，子弟并登无上，从英雄上透出这种儿女心肠来，所以众生都尊他为大雄氏。

“此外三代以下，秦不足道也。讲英雄，第一个大略雄才的，莫如汉高祖。他当那秦始皇并吞六国，统一四海，全盛的时候，只小小一个泗上亭长，手提三尺剑，从芒碭斩蛇

起义，便赤手创成了汉家四百年江山，似乎称得起个英雄气壮了。究竟称不起，何也？暴秦无道，群雄并起，逐鹿中原，那汉王与西楚霸王项羽联合攻秦，约先入关者王之。汉王乘那项王烧咸阳，弑义帝，降子婴，东荡西驰的时候，暗暗地里间道入关，进位称王。那项王是个力拔山气盖世的脚色，枉费一番气力，如何肯休？便把汉王的太公俘了去，举火待烹，却特特的着人知会他作个挟制。替汉王设想，此时正该重视太公，轻视天下，学那窃父而逃，遵海滨而处，终身欣然，乐而忘天下的故事。岂不是从儿女中作出来的一个英雄？即不然，也该低首下心，先保全了太公，然后布告天下，问罪兴师，和项王大战一场，成败在所不计，也还不失为能屈能伸的大丈夫本色。怎生公然说：‘我翁即尔翁，而欲烹尔翁，请分我一杯羹！’幸而项王无谋，被他这几句话牢笼住了，不曾作出来。倘然万有一失，他果然谨遵台命，把太公烹了，分杯羹来，事将奈何？要说汉王料定项王有勇无谋，断然不敢下手，兵不厌诈，即以君之矛，还置君之盾。那项王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君，汉王岂不深知？岂有以父子天亲，这等赌气斗智的！所以祸不旋踵，天假吕后，变起家庭，赵王如意死在鸩毒，戚夫人惨极人彘，以致孝惠不禄。这都因汉高祖没有儿女真情，枉作了英雄事业，才貽笑千古英雄。

“再要讲到儿女一个情深义重的，莫如唐明皇为了一个杨贵妃，焚香密誓，私语告天，道是：‘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’，这番恩爱，似乎算得是个儿女情长了。究竟算不得，何也？当玄宗天宝改元以后，把个杨贵妃宠得佚荡骄纵，帙薄不修；那杨贵妃的来历，倒也不消提起，致

伤忠厚。独怪他既有个梅妃，又想着杨妃，及至得了杨妃，便弃了梅妃，又不能终弃梅妃，以至惹下杨妃。自己左右的两个人，尚且调停不下，又丢下六宫佳丽，私通三国夫人。除了选色征歌之外，一概付之不闻不问，任着那五壬交横，奸相当权，激反胡奴，渔阳兵起，他却有贼不讨，转把个不稳的天下，丢开不问，带上个受累的贵妃，避祸而行；及至弄到兵变马嵬，六军抗命，却又束手无策，不知究奸相，责骄帅，斩骄兵，眼睁睁的看着人，把个平日爱如性命的个宝贝，活活逼死，弄坏在彼。七月七日长生殿的话，岂忘之乎？况且《春秋》通例，法在诛心。安禄山之来，为杨贵妃而来，不是和唐家有甚的不共戴天之仇。唐明皇之走，也明知安禄山为着杨贵妃而来，和唐家没甚不共戴天之仇，所以才不辞蜀道艰难，护着贵妃远避，及至贵妃既死，还瞻顾何来？自然就该王赫斯怒，拨转马头，馘安禄山之首，悬之太白，也还博得个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，给天下儿女子吐一口气。何以又三郎郎当，三郎郎当，愈走愈远！固无怪肃宗即位灵武，不候成命，日后的南内西内，左迁右迁，父子之间，愈为弄出一番不好处的局面来。就使杨贵妃以有限欢娱，无多受享，也使他落了一生笑柄，万古羞名。这都因唐明皇没有英雄之儿女情肠，才哭坏世间儿女！可见‘英雄儿女’四个字，除了神媒、大雄之外，一个有名的大度赤帝子，风流李三郎，尚且消受不得，勉力不来，怎的能向平等众生身上求全责备？

“方今正值天上日午中天，人间尧舜在上，仁风化雨所被，不知将来成全得多少儿女英雄！正好发落这班儿入世，作一场儿女英雄公案，成一篇人情天理文章，点缀太平盛

事。这便是今日绣旗齐展，宝镜高悬，发落这桩公案的本意也。”

悦意夫人听了，一一领会；一切天人，皆大欢喜。只见天尊把龙袖一摆，殿头官才喝得声退班。那燕北闲人耳轮中，只听得一片喧哗，喊道：“捉！捉！捉！”随着便是地坼山崩的一声响亮，吓得他一步踏空云脚，一个立足不稳，早从云端里落将下来。一跤跌醒，却是一场大梦！睁开眼来看看，但见院子里一班逃学的孩子，正在那里捉迷藏耍子，口里只嚷道：“捉！捉！捉！”面前却立着和他同砚的一个新安毕生，手里拿着一方戒尺，拍的那桌子乱响，笑嘻嘻的叫道：“醒来！醒来！青天白日，却怎的这等酣睡？”他道：“我正梦着一段新奇文章，不曾听得完，却被你们这般人来打断了。”说着，便把他梦中所闻所见，云端里的情节，详细告诉了那毕生一遍。毕生道：“先生不在馆，你看他大家在那里捉迷藏，捉得好不热闹，我正要拉你去一同顽耍，你倒捉住我说这云端里的梦话，快来捉迷藏去！”说着拉了他便走，那闲人也就信步随了他去，一时早把梦中的话忘了一半。不因他这番一个迷藏一捉，一生也不曾作得一个好梦，只着了半世昏迷，迷而不觉，也就变成不可污也的一堵粪土之墙，不可雕也的一块朽木，便落得作了个燕北闲人。

列公！牢记话头：只此正是那个燕北闲人的来历，并他所以作那部《正法眼藏五十三参》的原由，便是吾了翁重订这部《儿女英雄传评话》的缘起。这正是：

云外人传云外事，梦中话与梦中听。

要知这部书传的是班甚么人？这班人作的是桩甚么事？怎的个人情天理，又怎的个儿女英雄？这回书才得是全部的

一个楔子，但请参观，便见分晓。

# 第一回 摇隐西山闭门课骥子 捷南宫垂老占龙头

《儿女英雄传》的大意，都在缘起首回交代明白，不再重叙。这部书究竟传的是些甚么事，一班甚么人，出在那朝那代，列公静听，听说书的慢慢道来。这部书，近不说残唐五代，远不讲汉魏六朝，就是我朝大清康熙末年，雍正初年的一桩公案。我们清朝的制度，不比前代，龙飞东海，建都燕京，万水朝宗，一统天下。就这座京城地面，聚会着天下无数的人才，真个是冠盖飞扬，车马辐辏。与国同休的，先数近支远派的宗室觉罗，再就是随龙进关的满洲，蒙古，汉军八旗，内务府三旗，连上那十七省的文武大小汉官，何止千门万户！说不尽的九天阊阖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。这都不在话下。

如今单讲那正黄旗汉军，有一家人家。这家姓安，是个汉军世族旧家。这位安老爷，本是弟兄两个，大哥早年去世，只剩他一人，双名学海，表字水心，人都称他安二老爷。论他的祖上，也曾跟着太汗老佛爷征过高丽，平过察哈尔，仗着汗马功劳上头，挣了一个世职；进关以后，累代相传，京官外任都做过。到了这安二老爷身上，世职袭次完结，便靠着读书上进。所喜他天性高明，又肯留心学业，因此上见识广有，学问超群，二十岁上就进学中举。怎奈他文齐福不至，会试了几次，任凭是篇篇锦绣，字字珠玑，会不

上一名进士！到了四十岁开外，还依然是个老孝廉。孺人佟氏，也是汉军世家的一个闺秀，性情贤慧，相貌端庄，针黹女工不用讲，就那操持家务，支应门庭，真算得起安老爷的一位贤内助。只是他家人丁不旺，——安老爷夫妻二位，子息又迟；孺人以前生过几胎，都不曾存下，直到三十以后，才得了一位公子。这公子生得天庭饱满，地角方圆，伶俐聪明，粉妆玉琢，安老爷佟孺人十分疼爱。因他生得白净，乳名儿就叫作玉格，单名一个“骥”字，表字千里，别号龙媒，也不过望他将来如“天马云龙，高飞远走”的意思。小的时候关煞花苗都过，交了五岁，安老爷就叫他认字号儿，写顺朱儿；十三岁上，就把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念完，开笔作文章作诗，都粗粗的通顺。安老爷自是喜欢。过了两年，正逢科考，就给他送了名字，接着院考，竟中了个本旗批首。安老爷安太太的喜欢，自不必说。连日忙着叫他去拜老师，会同案，谒官拜客。诸事已毕，就埋头作起举业的工夫来。那时候公子的身量，也渐渐长成，出落得目秀眉清，温文儒雅；只因养活得尊贵，还是乳母丫鬟围随着服侍。慢说外头的戏馆饭庄，东西两庙，不肯叫他混跑，就连自家的大门，也从不曾无故的出去站站望望。偶然到亲戚一家儿走走，也是里头嬷嬷妈，外头嬷嬷爹的跟着。因此上把个小爷养活得十分腩腆。听见人说句外话，他都不懂；再见人举动野蛮些，言谈粗鲁些，他便有气，说是下流没出息；就连见个外来的生眼些的妇女，也就会臊的小脸儿通红，竟比个女孩儿来得还尊重。

那安老爷家的日子，虽比不得在先老辈手里的宽裕，也还有祖遗几处房庄，几户家人。虽然安老爷不善经理家计，

仗着这位太太的操持，也还可以勉强安稳度日。他家的旧宅子，本在后门东不压桥地方，原是祖上蒙恩赏的赐第，内外也有百十间房子。自从安老爷的老太爷手里，因晚年好静，更兼家里人口稀少，住不了许多房间，又不肯轻弃祖业，倒把房子让给远房几家人来往，留了两户家人随同看守，为的是房子既不空落，那些穷苦本家人等，也得省些房租。他自家却搬到坟园下去居住。他家这坟园又与别家不同，就在靠近西山一带，这地方叫作双凤村。——相传：说从前有人见两只彩凤，落在这地方山头上，百鸟围随，因此上得了这个村名。——这地原是安家的老园地，到了安老爷的老太爷手里，就在这地里踹了一块吉地，作了坟园，盖了阴阳两宅，又在东南上盖了一座小小庄子。虽然算不得大园庭，那亭台楼阁，树木山石，却也点缀结构得幽雅不俗。附近又有几座名山大刹，围着庄子都是自己的田园佃户，承种交租。那安老爷的老太爷，临终遗言，曾嘱咐安老爷说：“我生身在此养静，一片心神，都在这个地方，将来我百年以后，不但坟园立在这里，连祠堂也要立在这里。一则，我们的宗祠里，本来没有地方了；二则这园子北面土山以后，界墙以前，正有一块空地，你就在这地方正中，给我盖起三间小小祠堂，立主供奉。你们既可以就近照应，便是将来的子孙，有命作官固好；不然，守着这点地方，也还可以耕种读书，不至冻饿。”后来安老爷便谨遵父命，一一的照办。此是前话不提。

传到安老爷手里，这位老爷，天性本就恬淡，更兼功名蹭蹬，未免有些意懒心灰，就守定了这座庄园，课子读书，自己也理理旧业。又有几家亲友子弟，因他的学问高深，都

送文章请他批评改正，一天却也没些空闲；偶然闲来，不过饮酒看花，消遣岁月，等闲不肯进城。安太太又是个勤俭当家的人，每日带了仆妇侍婢，料理针线，调停米盐。公子更是早晚用功，指望一举成名，不干外事。外头只有几个老成家人，支应门户。又有公子的一个嬷嬷爹，这人姓华名忠，年纪五十岁光景，一生耿直，赤胆忠心，不但在公子身上十分尽心；就连安老爷的一应大小家事，但是交给他的，他无不尽心竭力，一草一木都不肯糟蹋，真算得奶公子里的一个圣人。因此老爷、太太格外加恩待他，不肯当一个寻常奶公子看待。这安老爷家，通共算起来，内外上下，也有二三十口人，虽然算不得簪缨门第，钟鼎人家，却倒过得亲亲热热，安安静静，与人无患，与世无争，也算得个人生乐境了。

这年正逢会试大比之年。新年下，安老爷、安太太把家中年事一过，便带了公子进城，拜过宗祠，到至亲本家几处，拜望了拜望，仍旧回家。匆匆的过了灯节，那太太便将安老爷下场的考篮、号帘、装吃食的口袋盒子、衣帽等物打点出来。安老爷一见便问说：“太太，你此时忙着打点这些东西作甚么？”太太说：“这离三月里也快了，拿出来看看，该洗的缝的，添的置的，早些收拾停当了，省得临时忙乱。”那安老爷沾着几根小胡子儿，含笑说：“太太！你难道还指望我去会试不成？你算我自十二岁上中举，如今将近五十岁，考也考了三十年了，头发都考白了。功名有福，文字无缘，也可以不必再作此痴想！况你我如今有了玉格这个孩子，看去还可以望他成人，倒不如留我这点精神心血用在他身上，把他成就起来，倒是正理。太太，你道如何？”太

太还没及答话，公子正在那里检点那些考具的东西，听见老爷的话，便过来规规矩矩，慢条斯理的说道：“这话还得请父亲斟酌。要论父亲的品行业业，慢道中一个进士，就便进那座翰林院，坐那间内阁大堂，也不是甚么难事。但是功名迟早，自有一定，天生应吃的苦也要吃的。就算父亲无意功名，也要把这进士中了，才算得作完了读书的一件大事。”安老爷听了，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孩子话！”那太太，便在旁说道：“老爷，玉格这话很是，我也是这个意思。这些话我心里也有，就是不能像他说的这么文诌诌的。老爷竟是依他的话，打起高兴来。管他呢！中了好极了，就算是不中，再白辛苦这一趟，也不要紧，也是尝过的滋味儿罢咧！”——列公！这科甲功名的一途，与异路功名，却是大不相同。这是件和天下人较学问见经济的勾当，从古至今，也不知牢笼了多少英雄，埋没了多少才学，所以这些人宁可考到老，不得这个“中”字，此心不死。——安老爷用了半生的心血，难道果真就肯半途而废不成？原是见了这些考具，一时的牢骚话。及至听见公子小小年纪，说了这一番大道理，心中暗暗欢喜；又恐怕小人儿高兴，只得笑着说是小孩子话。及至太太又加上一番相劝，不觉得就鼓起高兴来，说道：“既如此，就依你们娘儿们的话。左右是家里白坐着，再走这一趟就是了。”说着，看看到了三月初间，太太把老爷的衣帽铺盖、吃食等件，打点清楚；公子也忙着拣笔墨，洗砚台，包草稿纸。诸事停当，这安老爷便坐车进城，也不租小寓，就在自己家里住下。这房子，虽说有几家本家住着，正厅儿没占，原备安老爷、太太、公子有事进城住的，平日自有留下的家人看守。这家人知道老爷来家，前

几天就收拾铺设，扫地焚香的预备停妥。到了三月初六日，太太打发公子带了随使家丁跟随老爷进城；进场出场，又按着日子，打发家人接送，预备酒饭，打点吃食，公子也来请安问候，都不必细说。三场已毕，这老爷出场也不回家，从场门口坐上车，便一直的回庄园来。太太、公子接着问好请安，预备酒饭，问了一番场里光景。一时饭罢，公子收检笔砚，便在卷袋里找那三场的文章草稿，寻了半日，只寻不着，便来问安老爷说：“文章稿子，放在那里了？等我把头场的诗文抄出来，好预备着亲友们要看。”安老爷说：“我三场都没存稿子，这些事情也实在作腻了。便有人要看，也不过加上几句密圈，写上几句通套批语，赞扬一番，说这次必要高中了；究竟到了出榜还是个依然故我，也无味的很。所以我今年没存稿子，不但不必抄给人看，连你也不必看。这一出场，我就算中了。”说毕拈须而笑，公子听了无法，只得罢了。

日月迅速，转眼就是四月。到放榜的头一天晚上，这太太弄了几样果子酒菜，预备老爷候榜，好听那高中的喜信。安老爷坐下就笑着说道：“这大概是等榜的意思了。听我告诉你们：外头只知道是明日出榜，其实场里今日早半天，就探弥封填起榜来了。规矩是拆一名，唱一名，填一名。就有那班会想钱的人，从门缝儿里传出信来，外头报喜的接着分头去报。如今到了这时候不见动静，大约早报完了，不必再等你们就弄了这些吃的，我乐得吃个河涸海干睡觉。”说着，吃了几杯闷酒，又说了会闲话，真个就倒头酣呼大睡。那太太同公子并内外家人，不肯就睡，还在那里左盼右盼。看看等到亮钟以后无信，大家也觉得是无望了，又乏又困，

兴致索然，只得打点要睡。上房将去关了房门，忽听得大门打得山响，一片人声，报说：“头、二、三报，报安老爷中了第三名进士。”列公！你道安老爷既中得这样高，为甚么直到此时才报？原来填榜的规矩，从第六名填起，前五名叫作五魁，直等把榜填完，就是半夜的光景了，然后倒填五魁。到了填五魁的时候，那场里办场的委员，以至书吏衙役、厨子火夫，都许买几斤蜡烛，用钉子钉的大木盘，插着托在手里，轮流围绕，照耀如同白昼，叫作闹五魁。那点过的蜡烛，拿出来送人，还算一件取吉利的人情礼物。因此上填到安老爷的名字，已是四更天的光景。那报喜的谁不想这个五魁的头报，一得了信，便随着起早下圆明园的车马，从西直门连夜飞奔而来，所以到这里还没亮。闲话休提。这太太因等不见喜信，正在卸妆要睡，听得外面喧嚷，忙叫人开了房门，出去打听。那门上的家人，早把报条接了进来，给老爷、太太、公子叩喜。这一番吵，吵得安老爷也醒了，连忙披衣起来。公子呈上报条，看了满心欢喜。一时想起来自己半生辛苦，黄卷青灯，直到须发苍然，才了得这桩心愿，不觉喜极生悲，倒落了几点泪。太太倒觉心中颇有所感，忍泪含笑劝解，说：“老爷，这正该欢喜，怎么倒伤起心来呢？”定了一会，大家才笑逐颜开，满脸堆下笑来。公子便去打点收拾手本，拜帖职名，以及拜见老师的贽见、门包、封套。家人们在外边开发喜钱。紧接着就有内城各家亲友看了榜，先遣人来道喜。把位安太太忙得头脸也不曾好生梳洗得。正是：“人逢喜事精神爽”。乏也忘了，困也没了，忙忙的带着丫鬟仆妇，一面打点帽子衣服，又去平兑银两，找红毡，拿拜匣。所喜都是自己平日勤谨的好处，一件一件的